

已尚或南方有事朝廷亦不可空也近將為齊陵行幸越邊北邊亦皆
有大將此亦不可不計而京師亦不可虛踈此意亦傳之○臺諫啓李
夢麟柳溥事不先諫院啓宋叔瑾以繼母上言命適兵使人臣委質
事君當不避艱險若趨安避危則為一身自謀之計得矣於夷險一節之
義安在叔瑾以武班人位至二品受國厚恩忠當報效之不暇而其
繼母年未甚老且有弟有妹非如獨子無兄弟之例覩免邊遠之地教
誘繼母冒呈上言謀避之罪自有國典請速罷不先○以金光準為司
憲府持平宋叔瑾為同知中樞府事金鐵壽為咸鏡北道兵馬節度使
宋懃為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○夜良方有氣如火流星出北斗星入
天市西垣色赤○已未臺諫啓柳溥李夢麟事諫院啓宋叔瑾事皆不
先○領議政金謹思等傳兵曹同議啓曰今觀朴守良啓本張彥良嚴
刑枉殺成草唆牒之狀已著固當按律抵罪但將士間彼此搆飾互軌
相傾之習所關甚重以朴守良所啓觀之初以漁箭夜直定送乃以設
伏誣報事中路風聞而嚴刑得實之狀到鍾城詳知云爾則鍾城官吏
欲免己罪修辭巧飾歸咎主將之罪亦焉得逭况追到胡窟接戰奪還
則老弱畜產在所當掠而一無所得其迹難明允賊路江灘分授城底